

工业剧《麓山之歌》厚植“工基因”火爆出圈

“是时候让年轻人重新认识‘三工’，重新热爱工业了”



阅 读 提 示

收视、热度、口碑一路冲高……《麓山之歌》破圈甚至爆款了,如同专家赞叹:“充满熟悉的陌生感,充满惊奇的意外感。”

这似乎也意味着,多年来,工业题材,现实主义,主旋律……这些在观众之间横亘的所谓“语境壁垒”,也是很多创作者自设的心理壁垒。

本报记者 方大丰 王鑫

“将主题表达凝练为一句话,就是‘咱们工人有力量,更有知识’。”

高频次接受采访,毛卫宁每次都会说出这句话。让冷题材热起来,让硬主题“软着陆”,不只是毛卫宁一个人的理想。“现在一说‘大厂’,大家想到的是一些互联网企业,其实我们忘了传统意义上那些有着上百万工人的大厂。”编剧王成刚说。

《麓山之歌》播出前一天剧名还叫《重中之重》,主创团队的硬核初心一直很真切,甚至急切。但恰如剧名的蜕变,他们也一直在梳理工业与公众、工厂与人间烟火等等各种关系,试图在“共情”中把工业之美渗透到人心——尤其是年轻人的心里。

来得正是时候

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深刻变革已经发生,而且就发生在年轻人的身边,但年轻人仍然在逃离工厂。

“现在中国的工业和工厂,已经超出了观众的想象。”在工程机械之都长沙那些充满科技感的企业采风 and 体验,《麓山之歌》主创

团队震撼了。

再次接受“命题作文”的总导演毛卫宁说道:“变化太惊人了,是时候告诉年轻人这些巨变了。”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他还特别强调,有必要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三工”,重新热爱工业。

“重中之重,还是人。”毛卫宁和主创团队非常精准地探及工业精神与艺术精神的相通之处,并坚持以“工业精神为内核”进行创作,在人与机器相处的真实场景中演绎戏剧性。“把宏大命题落入细节现实,考验的是创作者对生活的洞察,以及在戏剧中重现这种生活的具体能力。”近年来屡屡在“命题作文”中破圈、爆款,毛卫宁的这种深刻感悟,其实也给“命题方”极大的启发:落落实地新型工业化战略,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乃至企业家精神,既需要硬举措,还需要软实力。

因此,令人意外又在意料之中的是,这部献礼剧、主题剧的出品方阵中,不仅有宣传主管部门,还有工会组织。

共情发生了

工业题材在大众文化场域和影视创作中的长期缺位,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对工业、工厂和工人因不了解而更加陌生。

工业与公众的“心理隔离”,看起来是一种文化现象,落进经济发展的现实,还加剧了工业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发展的底层困惑——“工业基因”的缺少,使得工厂越需要年轻人,他们离工厂、离机器越远。

专家、学者从艺术上、技术上对《麓山之歌》进行了各种褒扬和解读,但主创群体在创作中更深切地体验到了上述困惑。每个人都想通过传递一份感动,去激发人们对“工业文明”的亲近和热爱。

“一个机械手臂伸到上百米,似乎像中国人举起的手臂,告诉世界这是中国的,我还是很感动的。”男主角卫丞的饰演者杨烁“代入感”很深,并试图更多地“表现我的焦虑”,他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还可以更好,可以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工程师,有技术含量、知识储备的工人。”

装备制造业在长沙崛起,是中国工业、企业家和工人迎接新工业革命机遇与挑战的一个缩影。借《麓山之歌》真诚切入其中,毛卫宁等主创团队都说触摸到了一段工业“创业史”以及“心灵史”。乃至,入戏很深的演员还感叹,长沙“这个城市,每个人像追着太阳的向日葵一样,工人也是”。

久违的工业精神与大众心理产生了共鸣,共情发生了,众多观众在现代工业美学和社会烟火气中找到了强烈的情感共鸣。片尾在主演们一声声“师傅”的呼唤声中,包括“七一勋章”获得者艾爱国等劳模、大国工匠、技能大师纷纷亮相。这种近乎直白的“抒情”,乃至于被观众接受并大赞“走心”。

工业是有温度的

艺术从来离不开生活。编剧王成刚在创作中始终持有“批判精神”,坚信工业、工厂和工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应该是公众生活和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在我们父母那一代,工人是非常受社会尊重的……”影视剧中很难看到蓝领工人成为主角的戏,让王成刚敏锐而深刻地指出,“参天大树之所以繁茂,关键在于根,工业的根就是

现实题材作品如何观照现实 2

沉浸式体验中国古代书房

近日,北京市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内,游客正在欣赏“照见天地心”展览。此次展览以中国书房的意涵与物象为主题,旨在探讨和阐释中国书房的文化内核以及如何赋予“书房”这一意象以时代精神的问题。

展览共分为三个单元,展品涵盖书画、器物、家具等类别,包括郭熙、文天祥、米芾、米友仁等名家名作,展品时间跨度从西周至明清,系统性地呈现了传承中的中国书房。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23日,故宫也将陆续推出多种线上观展窗口,为观众提供便捷观展渠道。

本报实习生 王芊艺 摄



艺 评

用好“的地得”
大家都快乐

罗筱晓

最近,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教授胡金牛的“自嘲式”简历走红网络。这其中有个有趣的细节:虽然胡教授研究的理论、开展的研究对大多数人来说犹如天书,但不少网友却从简历中挑出了教授的一个错误——在描述自己的某一研究方向“目前火得一塌糊涂”时,胡金牛写成了“目前火的一塌糊涂”。

无独有偶,不久前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引发关注的电影《妈妈!》近日上映。据部分观众反映,影片字幕里好几处该用“地”或“得”的地方都用成了“的”,让人瞬间出戏。

结构助词“的地得”错用不是偶发现象。只要稍加留意,在网络大V发布的文字动态中,在产品广告文案中,在影视剧字幕中,甚至在公开发表的报刊书籍中,都能发现各种“的地得”不分的例子。

就个人而言,作为中文系毕业生和文字工作者,每见到3个本该各司其职的助词被混用一次,我的心里就会不自主地感到膈应一次。好玩的还是,因为“的地得”错用而有不适感的并不只是像我这样必须咬文嚼字的人。去年8月,一个名为“的地得警队”的小组在豆瓣网成立。小组成员自称“警员”,在生活中发现错用现象后组内发布并纠错,则被称为“出警”。截至目前,这一小组已有成员2.6万余人。

有人较真,就有人反对。在习惯并支持混用“的地得”的人看来,在社交对话和有上下文关联的语境中,用哪一个“de”并不会影响信息的传达和理解,秉承简洁的原则,何必非要分开使用?

这样的观点很像是在为偷懒和学艺不精找理由。不必从专业的角度掰扯语法知识,只要有义务教育学历再加上一点母语语感,绝大多数人都能体会到“艰难的决定”和“艰难地决定”强调和表达的语义并不相同。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有网友甚至举例说,卖同样的西瓜,“甜得舍不得卖”和“甜的舍不得卖”的广告效果估计要相差好几倍。

“的地得警队”小组介绍的第一句话是“天下苦乱用的地得久已”。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每一个“的地得”都被用在正确的位置,但若是放任甚至鼓励它们随意被混用,除了造成信息被误读,也会对正在掌握中文的下一代造成不利影响。试想小学语文老师挖空心思想尽办法教学生区分结构助词用法,转眼一部电影一本童书又把三个字混为一谈,孩子们想“走正道”都挺难。

如此下去,文字规范会受到伤害,中文独有的表达魅力也会受到伤害。

近年来常被错用的汉字并不只有“的地得”。有人“在”“再”通用,有人“做”“作”不分;范围再宽一些,各类网络用语的风行也引起过“不这样就不会说话”的讨论。尼采认为,我们的书写工具也参与了我们的思维过程。互联网时代,即时沟通让书写变得碎片化,碎片化的思维和错误的文字表达也被允许存在。我们当然不能再回到出门在外报平安也要仔细酝酿写信的年代,但若是任何时候都把快速、简洁作为交流的最大追求,那么对文字的尊重将会一减再减。

到最后,不仅优秀的中文写作会变得稀少,作为中国文化重要表现形式的汉字的魅力,恐怕也会大打折扣。

话说回来,在表情符号都能成为“呈堂证供”的现在,谁又能保证“的地得”的使用不会影响到一起纠纷、一个案件的走向呢?从这个最实用的角度看,用好“的地得”,大家都快乐。

《秦皇岛市山海关古城保护条例》正式实施

本报讯(特约记者朱润胜 通讯员孙怡 郑丽)日前,《秦皇岛市山海关古城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

《条例》要求,古城应当整体保护,保护各类文化遗产,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擅自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要求传统风貌建筑的维护修缮遵循不改变传统风貌特色原则,按照传统建筑的样式、结构、材料进行修复,不得改变传统风貌建筑外观特色和院落格局。在山海关古城从事建设活动,不得损害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不得大拆大建、拆真建假,不得随意拆除体现城市特定发展阶段、反映重要历史事件、凝聚社会公众情感的既有建筑,不得对古城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

《条例》规定,山海关区应制定古城民居管理办法,编制古城传统民居风貌导则,强化居住吸引力,延续古城居住功能,保持古城生活真实性和整体活力。

目前,山海关区已成立了山海关古城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加快古城繁荣发展的统一指导。



感受恐龙时代

9月20日,由北京自然博物馆与内蒙古龙昊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共同主办的“龙行戈壁——内蒙古白垩纪恐龙展”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开展。

该展览聚焦20世纪80年代发现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白垩纪代表性恐龙化石。这些在内蒙古戈壁盆地和二连盆地陆续发现的爬行动物化石,填补了古脊椎动物学和演化生物学等领域的空白,生动讲解了白垩纪中国北方恐龙群的演化历程和物种多样性。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聚焦史前文明化进程与夏商文化研究 “考古中国”发布4项重要成果

二里头发现高规格墓葬 郑州商都遗址出土金覆面

本报讯(记者苏墨)日前,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通报内蒙古呼和浩特清水河县后城咀石城遗址、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等4项重要考古成果。

此次会议聚焦史前文明化进程与夏商文化研究的重要考古发现和最新进展。

后城咀遗址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城遗址,2021年以来重点发掘了石城最外重防御体系,包括外环壕、外瓮城、马面、台基等组成部分。其中外瓮城下面发现2条地下通道,兼具进攻、防御双重功能,进一步揭露了后城咀石城复杂完备的城防体系,为研究北方地区史前城市防御体系提供了新的线索,是河套地区聚落形态演进的生动实物例证。

碧村遗址年代距今4000年至3700年,是山西境内黄河沿岸地区首个确认的龙山时代

大型石城聚落。考古工作揭示出了城墙圪垛地点由“品”字型墩台构成的东城门遗址,该处城防设施规模宏大、结构规整,显示了河套地区石城遗址一类独特的城门形制。东城门遗址和已发现的小玉梁地点核心建筑区、石门塆地点城防设施遗迹共同组成了碧村遗址的聚落结构,凸显了碧村遗址控制晋陕高原交通要道的重要战略位置。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进一步明确了多网格式城市布局,2021年以来考古工作陆续揭露了多处城市道路和道路两侧夯土墙,遗址北缘中部首次发现较为丰富的制陶遗存,宫城西南角发现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祭祀区以西发现有二里头文化大型居址及高规格墓葬,是探讨早期国家都城制度、手工业与社会经济、礼仪与丧葬制度等问题的重要线索。

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是一处商代中期白家庄期的高等级贵族墓地,考古发现2条壕沟与25座墓葬,其中2号墓(M2)是郑州

商城目前发现的陪葬品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等级最高的墓葬,出土青铜礼器、兵器以及玉器、金器、贝币、镶嵌绿松石的牌饰等各类器物200余件,进一步丰富了商代中期文化内容和郑州商城聚落结构布局的内涵。其中最被关注是一件被掩埋数千年依然金光闪耀的金覆面,覆盖在墓主人脸上。据测量,金覆面长18.3厘米,宽14.5厘米,重约40克,含金量88%。这是全国所有商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金覆面,也是唯一一个金覆面。墓中大量使用黄金随葬的现象,也是首次发现。



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发现的金覆面。 国家文物局供图

此次通报的4项重要成果,展现了中国史前文明化与早期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